



五知
教
公
刊





史通序錄

唐劉子玄知幾撰

長安二年余以著作佐郎兼修國史尋遷左史
於門下撰起居注會轉中書舍人暫停史任俄
兼領其職今上即位除著作郎太子中允率更
令其修史皆如故又屬大駕還京以留後在都
無幾驛徵入京專知史事仍遷秘書少監自惟
歷事二主從官兩京遍居司籍之曹久處載言
之職昔馬融三入東觀漢代稱榮張華再典史

王莽所求太史
公後封為史通
子漢字誤

官晉朝稱羨嗟予小子兼而有之是用職司其
憂不遑啟處嘗以載削餘暇商推史篇下筆不
休遂盈筐篋於是區分類聚編而次之昔漢世
諸儒集論經傳定之於白虎閣因名曰白虎通
予既在史館而成此書故便以史通為目且漢
求司馬遷後封為史通子是知史之稱通其來
曰久博采眾議爰定茲名凡為廿卷列之如左
合若干言除所闕篇九八萬二千三百五
十二字註五千四百九十八字于昔
歲次庚戌景龍四年仲春之月也

右前

刊正史通序

但資法助以編
駁正

照作照

昔人謂史通一書宜置座右史法存焉耳我蜀
藩司板冊照新以屬來摛其意一也然人雖得
而葆之不免蒙翳之患舛訛煩亂鋸鋸惟艱脫
簡缺文坐令荒惑不有先覺將為聚歛之書也
儼山先生頃膺方伯蒞蜀省閱是本憫其亂亡
乃乘公暇肆筆裁訂或考同辨異輯類次編或
會文疏義聯屬血脉或衍去支離蕪穢以就凡
例反復內外諸篇有所謂足其所未盡補其所

未圓白其所未瑩貫其所未一者嘉惠之意可
淺言哉夫隸古定著有裨鐸經石鼓剔苔光價
百倍愚也嘉史通之遭經先生之筆文既足徵
史法于是焉在博雅者可以無憾矣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前奉
勅提督學政雲南按察司副使成都門生王閣

撰

史通上卷

內篇

第一卷

六家第一

第二卷

二體第二
世家第五

載言第三
列傳第六

本紀第四

第三卷

表歷第七

書志第八

第四卷

論贊第九 序例第十 題目十一
斷限十二 次篇十三 稱謂十四

第五卷

採撰十五 載文十六 浦注十七
因習上十八 因習下十九

第六卷

言語第二十 浮詞二十一 叙事二十二

第七卷

品藻二十三 直書二十四 曲筆二十五
鑒識二十六 探頤二十七

第八卷

摸擬二十八 書事二十九 人物第三十

第九卷

覈才三十一 序傳三十二 煩省三十三

第十卷

雜述三十四 辨識三十五 體統三十六
批繆三十七 弛張三十八

右定凡三十六篇并前序及志第

七篇共三十八篇

末三篇但云云體統為即自序也

史通
目金
二
乾隆壬戌九月在安宜書院燈下展閱隨所見記錄時宿疾加劇
又携書不能多未能細勘也

昆氏讀書志有史通析微十卷唐柳璨昭之撰璨以刘子岑
史通安誣聖哲評湯之德為仍點論禁之惡為厚誣滂固公云不

臣褒武庫以殉節女甚至于彈劾仲尼因討論女外謬共成五
十篇蕭統云論則析理精微故以為名軋寧四年書成唐史云

璨公倬族孫少孤貧好學著史通析微時或稱之起布衣為相不四
歲按唐紀相璨在天祐改元則書成猶未仕也

予初得史通觀之恠女中多紕繆何以見重古今觀讀書志
所記方起序人已有改之者惜乎璨書之不傳見也

右陸氏刊本史通銖牛道人手臨牧翁批校為存文存初所定
文孫子準又以王良齋侍御所評屬予臨之侍御評係王損
仲本與陸本互有得失至補注因習曲筆鑿識四篇則大為

異同時予將有秣陵之行叙未及校改暇時當與子準再
取各本細為勘核也若其濃圈密點決非侍御手筆存
之以便誦讀云云不可嘉慶戊寅正月六日吳卓信誌

戊辰十一月十六日良齋峻記

史通卷第一

內篇

自古帝王編述文籍史言之備矣古往今來質

文遞變諸史之作不恒厥體權而為論其流有

六一曰尚書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傳家四曰

國語家五曰史記家六曰漢書家今略陳其義

列之於後

尚書家者其先出於太古易曰河出圖洛出書

聖人則之故知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觀書於

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刪其善者定為尚書百篇孔安國曰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尚書璇璣鈴曰尚者上也上天垂文以布節度如天行也王肅曰上所言下為史所書故曰尚書也推此三說其義不同蓋書之所主本於號令所以宣王道之正義發話言於臣下故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至如堯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貢一篇惟言地理洪範摠述灾祥頌命都陳喪禮茲亦為例不純者也又有周書者與

例起於後世豈可執此以議尚書

尚書相類即孔氏刊約百篇之外凡為七十二章上自文武下終靈景甚有明允篤誠典雅高義時亦有淺末恒說滓穢相參殆以後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若職方之言與周官無異時訓之說比月令多同斯百王之正書五經之別錄者也自宗周既殞書體遂廢迨乎漢魏無能繼者至晉廣陵相魯國孔衍以為國史所以表言行昭法式至於人理常事不足備列乃刪漢魏諸史取其美詞典言足為龜鏡者定以篇第纂

成一家由是有漢尚書後漢尚書漢魏尚書凡為二十六卷至隋秘書監太原王郡又錄開皇仁壽時事編而次之以類相從各為其目勒成隋書八十卷尋其義例皆准尚書原夫尚書之所記也若君臣相對詞旨可稱則一時之言累篇咸載如言無足紀語無可述若此故事雖脫略而觀者不以為非爰逮中葉文籍大備必剪裁今文模擬古法事非改轍理涉守株故元爵所撰漢魏等篇不行於代也若乃帝王無紀公

卿缺傳則年月失序爵里難詳斯並昔之所忽而今之所要如君懋隋書雖欲祖述商周憲章虞夏觀其體制乃似孔氏家語臨川世說可謂畫虎不成反類犬也故其書受嗤當代良有以焉

春秋家者其先出於三代按汲冢璣語記太丁時事目為夏殷春秋孔子曰䟽通知遠書教也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知春秋始作與尚書同時璣語又有晉春秋記獻公十七年事國語云

史通 卷之一
晉羊舌肸習於春秋悼公使傳其太子左傳昭
二年晉韓宣子來聘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
矣斯則春秋之目事匪一家至在隱沒無聞者
不可勝載又按竹書紀年其所記事皆與魯春
秋同孟子曰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而魯謂之
春秋其實一也然則乘與紀年檮杌其皆春秋
之別名者乎故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蓋皆指
此也逮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觀周禮之舊法遵
魯史之遺文據行事仍人道就敗以明罰因興

以立功儆日月而定歷數藉朝聘而正禮樂微
婉其說隱晦其文為不刊之言著將來之法故
能彌歷千載而其書獨行又按儒者之說春秋
也以事繫日以日繫月言春以包夏舉秋以兼
冬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苟如是
則晏子虞卿呂氏陸賈其書篇第本無年月而
亦謂之春秋蓋有異於此者也至太史公著史
記始以天子為本紀考其宗旨如法春秋自是
為國史者皆用斯法然時移世異體式不同其

史通 卷之一
序書之事也。皆言罕褒諱事。無黜陟。故馬遷序
謂整齊故事耳。安得比於春秋哉。
左傳家者。其先出於左丘明。孔子既著春秋。而
丘明授經作傳。蓋傳者轉也。轉授經旨。以授後
人。或曰傳者示也。所以傳示來世。按孔安國注
尚書亦謂之傳。斯則傳者亦訓釋之義乎。觀左
傳之釋經也。言見經文。而事詳傳內。或傳無而
經有。或經闕而傳存。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
信聖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逮孔子云沒。

經傳不作。于時文籍。唯有戰國策及太史公書
而已。至晉著作郎魯國樂資。乃追采二史。撰為
春秋後傳。其始以周貞王。續前傳。魯哀公後。至
王赧入秦。又以秦文王之繼周。終於二世之滅。
合成卅卷。當漢代史書。以遷固為主。而紀傳互
出。表志相重。於文為煩。頗難周覽。至孝獻帝。始
命荀悅。撮其書為編年體。依左傳著漢紀三十
篇。自是每代國史。皆有斯作。起自後漢。至於高
齊。如張璠。孫盛。于寶。徐賈。裴子野。吳均。何之元。

後此則惟司馬溫
公道鑑為集大成

中一
田作中

王劭等其所著書或謂之春秋或謂之紀或謂
之略或謂之典或謂之志雖名各異大抵皆依
左傳以為的準焉

國語家者其先亦出於左立明既為春秋內傳

又稽其逸文纂其別說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

八國事起自周穆王終於魯悼公列於春秋外

傳國語合為二十一篇其文以方內傳或重出

而小異然自古名儒賈逵王肅虞翻韋耀曜之徒

並申以注釋治其章句此亦六經之流三傳之

亞也暨縱橫互起力戰爭雄秦兼天下而著戰

國策其篇有東西二周秦齊燕楚三晉宋衛中

山合十二國分為三十三卷夫謂之策者蓋錄

而不序故即簡以為名或云漢代劉向以戰國

游士為策謀因謂之戰國策至孔衍又以戰國

策序書未為盡善乃引太史公所記參其異同

刪彼二家聚為一錄彌為春秋後語除二周及

宋衛中山其所畱者七國而已始自秦孝公終

於楚漢之際比於春秋亦盡二百三十餘年行

事始衍撰春秋時國語復撰春秋後語勒成二書各為十卷今行於世者唯後語存焉按其書序云雖左氏莫能加世人皆尤其不量力不度德尋衍之此義自比於立明者第謂國語非春秋傳也必方以類聚豈多咄乎當漢氏失馭英雄角力司馬彪又錄其行事因為九州春秋州為一篇合為九卷尋其體統亦近代之國語也自魏都許洛三方鼎峙晉宅江淮四海幅裂其君雖號同王者而地實諸侯所在史官記其國

表

事為紀傳者則規模班馬創編年者則議擬荀表為是史漢之體大行而國語之風替矣

史記家者其先出於司馬遷自五經間行百家競列事跡錯揉前後乖舛至遷乃鳩集國史採訪家乘上起黃帝下窮漢武紀傳以統君臣書表以譜年爵合百三十卷因魯史舊名目之曰史記自是漢世史官所續皆以史記為名迄乎東京著書猶稱漢紀至梁武帝又勅其群臣上自太初下終齊室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其書

著科銘尚
書左僕射
元暉也

自秦以上皆以史記為本而別採他說以廣異聞至兩漢已還則全錄當時紀傳而上下通達臭味相依又吳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及拓拔氏列於夷狄傳大抵其體皆如史記其所為異者惟無表而已其後元魏濟陰王暉業又著科錄二百七十卷其斷限亦起自上古而終於宋年其編次多依放通史而取其行事尤相似者共為一科故以科錄為號皇家顯慶中符璽郎隴西李延壽抄撮近代諸史南起自宋終於陳

一、家國政一、作
家國一政似
勝既分紀傳卷
帙安得不隔
採蜀老作

北始自魏卒於隋合一百八十篇號曰南北史其君臣流例紀傳羣分皆以類從各附於本國凡此諸作皆史記之流也尋史記疆宇遼闊年月遐長而分以紀傳散以書表每論家國一政而胡越相懸叙君臣一時而參商是隔此為其體之失者也無其所載多聚舊記時採雜言謂世本國語故使覽之者事罕異聞而語饒重出此撰錄之煩者也况通史以降蕪累尤深遂使學者寧習本書而怠窺新錄且撰次無幾而殘缺

遂多。可謂勞而無功。述者所宜深誠也。

漢書家者。其先出於班固。馬遷撰史記。終於今

上。自太初已下。闕而不錄。班彪因之。演成後記。

以續前篇。至子固乃斷。自高祖盡于王莽。為十

二紀。十志。八表。七十列傳。勒成一史。目為漢書。

昔虞夏之典。商周之誥。孔氏所撰。皆謂之書。夫

以書為名。亦稽古之偉稱。尋其創造。皆准子長。

不為世家。改書曰志而已。自東漢以後。作者相

仍。皆襲其名。彌無所變革。唯東觀曰記。三國曰

志。然稱謂雖別。而體制皆同。歷觀自古史之所

載也。尚書記周事。終秦繆。春秋述魯史。止定公。

記年下逮於魏亡。史記唯論於漢始。如漢書者。

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

一書。言皆精練。事甚該密。故學者尋討。易為其

功。自古迄今。無改斯道。於是考茲六家。商摧千

載。蓋史之流品。亦既廢所可祖述者。唯左氏

及漢書一家而已。

尚書不止周事
定一作志

一作史記
此矣。而樸
淳。猶時
世。異。尚書

尚書。其神

史通卷第一

史通卷第二

內篇

二體

載言

本紀

世家

列傳

二體第二

三五之代書有典墳悠哉邈矣不可得而詳自
 唐虞已下迄于周是為古文尚書然世猶淳質
 文從簡畧求諸備體固已缺如既而丘明傳春
 秋子長著史記載筆之體於斯備矣後來繼作

相與因循。假有改張。變其名目。區域有限。孰能踰此。蓋荀悅張璠。丘明之黨也。班固華嶠。子長之流也。惟二家各相矜尚。必辯其利害。可得而言之。夫春秋者。繫日月而為次。列世歲以相續。中國外夷。同季共世。莫不備載其事。形于目前。理盡一言。語無重出。此其所以為長也。至於賢士貞女。高才雋德。事當衝要者。必盱衡而備言。跡在沉真者。不枉道而詳說。如絳縣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酬晉卿而獲記。或以對齊君而見錄。

異原

序其作譜列

其有賢如柳惠。仁若顏回。終不得彰其名氏。顯其言行。故論其細也。則纖芥無遺。語其麗也。則丘山是棄。此其所以為異也。史記者。紀以包舉。大端傳以委曲。細事表以序其季。爵志以總括。遺漏逮於天文地理。國典朝章。顯隱必該。洪纖靡失。此其所以為長也。若乃同為一事。分在數篇。斷續相離。前後屢出。於高紀則云。語在項傳。於項傳則云。事具高紀。又編次同類。不求年月。後生而擢居首秩。先輩而抑歸末章。遂使漢之

論左氏心未得要領
愚妄史漢之事若
左氏之手必另有一番
前裁不至汗漫難
現但安編年為紀傳
自是必不可少之體
也

徐而數之亦
而云詳美左
代傳如等而
尚列簡編六
雲至尋是
賈子云之論
左氏亦未甘心

賈誼將楚屈原同列魯之曹沫與燕荆軻並編此其所以為短也考茲勝負互有得失而晉世于寶著書乃盛譽丘明而深抑子長其義云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季之事靡有遺也尋其此說可謂勁挺之詞乎按春秋時事入於左氏所書者蓋三分得其一耳丘明自知其略也故為國語以廣之然國語之外尚多亡逸安得言其括囊靡遺者哉向使丘明世為史而皆倣左傳也至於前漢之嚴君平鄭子貞後漢

之郭林宗黃叔度晁錯董生之對策劉向谷永之上書斯並德冠人倫名馳海內識洞幽顯言窮軍國或以身隱位卑不預朝政或以文煩事博難為次序皆略而不書斯則可也必情有所恠不加刊削則漢氏之志傳百卷併列於十二紀中將恐碎瓌多蕪闌單失力者矣故班固知其若此設紀傳以區分使其歷然可觀網紀有別苟悅厭其迂濶又依左氏成書剪截班史篇才三十歷代保之有踰本傳然則班苟二體角

夫一作矣

史通卷之二
力爭先欲廢其一固亦難矣。後來作者不出二途。故晉史有王虞而副以于紀。宋書有徐沈而分為裴略。各有其美。並行於世。異夫令昇之言。唯守一家而已。

載言第三

古者言為尚書事為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職。蓋桓文作霸。糾合同盟。春秋之時事之大者也。而尚書闕紀。秦師敗績。繆公誠誓。尚書之中言之大者也。而春秋靡錄。此則言事有別斷可知。

尚書中言事並載者甚多。如行遂謂左氏不遵古法。

矣。逮左氏為書不遵古法。言之與事同在傳中。然而言事相兼。煩省合理。故使讀者尋繹不倦。覽諷忘疲。至於史漢則不然。凡所包舉。務存恢博。文辭之記。繁富為多。是以賈誼晁錯董仲舒。東方朔等傳。唯尚錄言。罕逢載事。夫方述一事。得其綱紀。而隲以大篇。分其序叙。遂令披閱之者。有所憊然。後史相承。不改其轍。交錯紛擾。古今是同。按遷固列君臣於紀傳。統遺逸於表志。雖篇名甚廣。而言獨無錄。愚謂凡為史者。宜於

此則又并史與集而混之矣。名目雖新。勢不可法。凡帝紀中所載詔令。大抵未賢。故罪謂

此以又并史百
集事而混之
且紀中亦載社
令不概而皇朝
罪歸程誌事
耳至三府否
賴吳丹生氏
治亂俱干此
微品削入刑
簡又何紀之云
稅運事耳主德之
明暗政治之得失
俱于此微分一別
簡成何體裁惟

六朝以下文多俳
晉作書偶詞不
足觀於左書因
而削之若別載
之例然既見者終
病其太略至臣下
章表漢書中或
入本傳或分見諸
志區分各當上不
若其於後惟賦
之類則皮來作史
者當擇其有關係
者載之不必繁
列也
此篇立論拘泥
不通

史通卷之九
表志之外更立一書若人主之制冊誥令群臣
之章表移檄收之紀傳悉入書部題為制冊章
表書以類區別他皆放此亦猶志之有禮樂志
刑法志又詩人之什自成一家故風雅比興非
三傳所取自六義不作文章生焉若常孟諷諫
之詩揚雄出師之頌馬卿之書封禪賈誼之論
過秦諸如此文皆施紀傳切謂宜從古詩例斷
入書中亦猶舜典列元首之歌夏書包五子之
詠者也夫能使史體如是庶幾春秋尚書之道

備矣晉于寶議撰晉史以為宜准左丘明其臣
下委曲仍為譜注于時議者莫不宗之故前史
之所未安後史之所宜革是用敢同有識爰立
茲篇庶世之作者觀其利害如謂不然請俟來
哲

本紀第四

昔汲冢竹書是曰紀年呂氏春秋肇立紀號蓋
紀者網紀庶品網羅萬物考篇目之大者其莫
過於此乎及司馬遷之著史記也又列天子行

如史說則周秦本
絕之外又有周秦
世家國号而兩見
子孫居上祖宗居
下此真怪論友
怪史遷何其謬
也

記者記世
以三所以出而
已項王多難大
阿指揮天下
誰真天子不
併能旺命
不知多知州
吁有如此威
福乎以此持
論謂大元祿

事以本紀名篇後世因之守而勿失譬夫行夏
時之正朔服孔門之教義者雖地遷陵谷時變
質文而此道常行終莫之能易也然遷之以天
子為本紀諸侯為世家斯誠謹矣但區域既定
而疆理不分遂令後之學者罕詳其義按姬自
后稷至於西伯羸自伯翳至於莊王爵乃諸侯
而名隸本紀若以西伯莊王以上別作周秦世
家持殷紂以對武王拔秦繆以承周赧使帝王
傳授昭然有別豈不善乎必以西伯以前其事

簡約別加一目不足成篇則伯翳之至莊王其
書先成一卷而不共世家等列輒與本紀同編
此尤可恠也項羽僭盜而死未得成君求之於
古則齊無知衛州吁之類也安得諱其名字呼
之曰王者乎春秋吳楚僭擬書如列國假使羽
竊帝名正可抑同羣盜况其名曰西楚號止霸
王者乎霸王者即當時諸侯諸侯而稱本紀求
名責實再三乖繆蓋紀之為體猶春秋之經繫
日月以成歲時書君上以顯國統曹武雖曰人

晉受魏禪陳壽身為晉臣其立魏武紀物事勢使宜殊非正理今乃奉為後來之準且比漢獻于秦莽其識見直惡而情矣

魏不有書字
按史記於羽紀中即以漢元年經秦二世者紀年自主漢不主楚也其所立為紀者以史記非一

代書而漢五年以前政由羽出未羽正統故耳若班史尊漢改項為傳義固各有取也

少作此

周上有當字

史通
臣實同王者以未登帝位國不建元陳志權假漢年編作魏紀亦猶兩漢書首列秦莽之正朔也

也。後來作者宜准於斯而陸機晉書列紀三祖直序其事竟不編年。既不編何紀之有。夫位終。壯。面。一。聚。人。臣。儻。追。加。大。號。止。入。傳。限。是。以。弘。嗣。其。史。不。紀。孫。和。緬。求。故。實。非。無。往。例。逮。伯。起。之。次。魏。乃。編。景。穆。於。本。紀。以。戾。國。虛。謚。間。廁。武。昭。欲。使。百。世。之。中。若。為。魚。貫。叙。紀。者。既。以。編。年。為。主。唯。敘。天。子。一。人。有。大。事。可。書。者。則。見。之。

於年月其書事委曲付之列傳此其義也如近代述者魏著作李安平之徒其撰魏齊二史魏彥淵撰後魏書李百藥撰山齊書於諸帝篇或雜載臣下或兼言

他事巨細畢書洪纖備錄如彥淵帝紀載沙苑之捷百藥帝紀述淮南之敗全為傳體有異紀文迷而不悟無乃太甚世之讀者幸為詳焉

世家第五

自有王者便置諸侯列以五等疏為萬國周之東遷王室大壞於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迄乎

之一改作世家

於作如

秦世分為七雄。司馬遷之記諸國也。其編次之體。與本紀不殊。蓋欲抑彼諸侯。異乎天子。故假以他稱。名為世家。之為義也。豈不以開國承家。世代相續。至於陳勝。起自群盜。稱王六月而死。子孫不嗣。社稷靡聞。無世可傳。無家可宅。而以世家為稱。豈當然乎。夫史之篇目。皆遷所創。豈以自我作古。而名實無準。且諸侯大夫。家國本別。三晉之與田氏。自未為君。而前齒列陪臣。屈身藩后。而前後一統。俱歸世家。使君臣相雜。升降失序。何以責季孫之八佾舞庭。管氏之三歸反坫。又列號東帝。抗衡西秦。地方千里。高視六國。而沒其本。彌唯以田完。割名謂田完世家也求之人情。孰謂其可。當漢氏之有天下也。其諸侯與古不同。夫古者諸侯。皆即位建元。專制一也。綿綿瓜瓞。卜世長久。至於漢代。則不然。其宗子稱王者。皆受削京邑。自同州郡。異姓封侯者。必從官天朝。不臨方域。或傳國唯止一身。或襲爵才經數世。雖名班爵胙土。而禮異人君。必編為世家。

也一改作國

宋本身身字

降失序。何以責季孫之八佾舞庭。管氏之三歸反坫。又列號東帝。抗衡西秦。地方千里。高視六國。而沒其本。彌唯以田完。割名謂田完世家也求之人情。孰謂其可。當漢氏之有天下也。其諸侯與古不同。夫古者諸侯。皆即位建元。專制一也。綿綿瓜瓞。卜世長久。至於漢代。則不然。其宗子稱王者。皆受削京邑。自同州郡。異姓封侯者。必從官天朝。不臨方域。或傳國唯止一身。或襲爵才經數世。雖名班爵胙土。而禮異人君。必編為世家。

三方鼎立未嘗相屈
承非之三国分編自
是當時不易之作
紫陽之帝蜀點魏
六屬後世人心之
若通史之眩吳

謂之史其同類耳
謂得折中之規可
乎元魏之何可
目為世家觀歐
公五代史別世家
之名非不可復立
但貴得其實耳

實同列傳而馬遷強加別錄以類相從雖得畫
一之宜詎識隨時之義蓋班漢知其若是釐革
前非至如蕭曹茅土之封荆楚葭莩之屬並一
槩稱傳無復世家事勢當然非矯枉也自茲已
降年將四百及魏有中夏而楊益不賓終亦受
屈中朝見稱偽主為史者必題之以紀則上通
帝王勝之以傳則下同臣妾梁主勅撰通史定
為吳蜀世家持彼僭君比諸列國去太去甚其
得折中之規乎次有子顯齊書比編魏虜牛弘

周史南記蕭答考其傳體宜曰世家但今古著
書通無此稱用使馬遷之冊湮沒不行班固之
名相傳靡易者矣

列傳第六

夫紀傳之興肇於史漢蓋紀者編年也傳者列
事也編年者曆帝王之歲月猶春秋之經列事
者錄人臣之行狀猶春秋之傳春秋則傳以解
經史漢則傳以釋紀尋茲例草創始自子長而
朴略猶存區分未盡如項王立傳而以本紀為

亭下有事字

史通

卷之二

九

名非唯羽之僭盜不可同於天子且推其序皆
 作傳言求謂之紀不可得也或曰遷紀不可得
 也或曰遷紀五帝夏殷亦皆列事而已子魯不
 之恠何獨尤於項紀哉對曰不然夫五帝之與
 殷夏也正朔相承子孫遞及雖無年可著紀亦
 何傷如項羽者事起秦餘身終漢始殊夏氏之
 后羿似堯帝之蚩尤譬諸閏位容可列紀方之
 駢駟難以成編且夏殷之紀不引他事夷齊諫
 周實當紂日而拊為列傳不入殷篇項紀則上

孰此相尤也
 步未足

蔚宗以東漢後
 多為紀傳所
 魏則列傳不
 名之曰傳皆
 之道非未達
 之情也

下同載君臣交雜紀名傳體所以成媿夫傳紀
 之不同猶詩賦之有別而後來繼作亦多所未
 詳按范曄漢書紀后妃六宮其實傳也而謂之
 為紀陳壽國志載孫劉二帝其實紀也而呼之
 曰傳考數家之所作其未達紀傳之情乎苟上
 智猶且若斯則中庸故可知矣又傳之為體大
 抵相同而述者多方有時而異耳如二人行事
 首尾相隨則有一傳無書包括令盡若陳餘張
 耳合體成篇陳勝吳廣相參並錄是也亦有事

事蜀本作尋

跡雖寡名行可崇寄在他篇為其標矧若商山
 四皓事列王陽之首廬江毛義名在劉平之上
 是也自茲已後史氏相承述作雖多斯道多廢
 其同於古者惟有附出而已事附出之為義攀
 列傳以垂名若紀季之人齊顓史之事魯皆附
 庸自託得廁於朋流然世之求名者咸以附出
 為小蓋以其因人成事不足稱多故也竊以書
 名竹素豈限詳略但問其事竟如何耳借如郤
 平紀信沮授陳容或運一異謀樹一奇節並能

自是通論

遺一本作累

傳之不朽人至于今稱之豈假編名作傳然後
 播其遺烈也嗟乎自班馬以來獲書於國史者
 多矣其間則有生無令聞死無遺跡用使游談
 者靡徵其事講習者罕記其名而虛傳班史妄
 占篇目若斯人者可勝紀哉古人以沒而不朽
 為難蓋為此也

史通卷第二

史通卷第三

內篇

表曆

書志

表曆第七

上蜀本作正

蓋譜之建名起於周氏。表之所作。因譜為形。故桓君山有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斜上。並効周譜。此其證歟。夫以表為文。用述時事。施彼譜曆。容或可取。載諸史傳。未見其宜。何則。易以六爻窮變化。經以一字成褒貶。傳包五始。詩舍六

此說甚是

月職官各在其篇

相評人身有

未言其

傳者皆於

表見得

世知人

可少

義故知文尚簡要。語惡煩蕪。何必歛曲重沓。方稱周備。觀焉遷史記則不然矣。天子有本紀。諸

侯有世家。公卿已下有列傳。至於祖孫昭穆。年

月職官各在其篇。具有其說。用相考覈。居然可

知。而重列之以表成其煩費。豈非謬乎。且表次

在篇第。編諸卷軸。得之不為益。失之不為損。用

使讀者莫不先看本紀。越至世家。表在乎其間。

緘而不視。語其無用。可勝道哉。既而班東二史

東謂東各相祖述。迷而不悞。無異逐狂。必曲為

觀。漢史各相祖述。迷而不悞。無異逐狂。必曲為

銓擇。強加引進。則列國年表。或可存焉。何者。當

春秋戰國之時。天下無主。群雄錯峙。各自年世。

若申之於表。以統其時。則諸國分年。一時盡見。

如兩漢御曆。四海成家。公卿既為臣子。王侯才

比郡縣。何用表其年數。以別於天子者哉。又有

甚於斯者。異於班氏之人表也。區別九品。網羅

千載。論世則異時。語姓則他族。自可方以類聚。

物以群分。使善惡相從。先後為次。何籍而為表

乎。且其書上自庖犧。下窮嬴氏。不言漢事。而編

相世系

後人又表室

枝駢疣。甚于斯者。既有此言。何

漢書此表字雜
免後人攻擷
當秦火之後
有可備參考者
但後代自不必
效法耳

入漢書鳩居鵲巢。鷲施松上。附生疣贅。不知剪
截何斷而為限。至法盛書載中興改表為注。名
目雖巧。蕪累亦多。當晉氏播遷。南據楊越。魏宗
勃起。北雄燕代。其間諸偽。十有六家。不附正朔。
自相君臣。崔鴻著表。頗有甄明。比於史漢群篇。
其要為切者矣。若諸子小說。編年雜記。如常昭
洞紀。陶弘景帝王歷。皆因表而作用。成其書。既
非國史之流。故存而不述。

書志第八

典序
五行志

天文志
雜志

藝文志

典蜀古作并

夫刑法禮樂風土山川。求諸文籍。出於三禮。及
班馬著史。別裁書志。考其所記。多効禮經。且記
傳之外。有所不盡。隻事片文。於斯備錄。語其通
博。信作者之淵海也。原夫司馬遷曰書。班固曰說
志。東觀曰記。華嶠曰典。張勅曰錄。何法盛曰說。
名目雖異。體統不殊。亦猶楚謂檣杪。晉謂之乘。
魯謂之春秋。其義一也。於其編次。則有前曰平
淮。後云食貨。古號河渠。今稱溝洫。析郊祀為宗
廟。分禮樂為威儀。懸鳥出於天文。郡國生於地

理如斯變革不可勝計。或名非而物是。或小異而大同。但作者愛奇。耻於仍舊。必尋源討本。其歸一揆也。若乃五行藝文。班補子長之闕。百官輿服。謝拾孟堅之遺。王隱後來。加以瑞異。魏收晚進。弘以釋老。斯則自我作故。出乎胸臆。求諸歷代。不過一二者焉。大抵志之為篇。其流十五六家而已。其間則有妄入編次。虛張部帙。而積習已久。不悟其非。亦有事應可書。宜別標題。而古來作者。曾未覺察。今畧陳其義。列於下云。上巳

聖曰此傳
古是

書志
總論

夫兩曜百星。麗於玄鳥。非如九州萬國。廢置無恒。故海田可變。而景緯無易。古之天也。今之天。即古之天也。必欲刊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但史記包括所及。區域綿長。故書有天官。讀者竟忘其誤。推而為論。未見其宜。班固因循。復以天文作志。志無漢事。而隸入漢書。尋篇考限。覩其乖越者矣。降及有晉。迄于隋氏。或地止一隅。或年才二世。而彼蒼列志。其篇倍多。

流宕忘歸不知紀極方於漢史又孟堅之罪人也切以國史所書宜述當時之事必為志而論天為也但載其時彗孛氛祲薄食晦明禪竈梓慎之所占京房李邵之所候至於熒惑退舍宋公延齡中台告柝晉相速禍星集潁川而賢人聚月犯少微而處士亾如斯之類志之可也若乃體分濛濛色著青蒼丹曦素魄之躔次黃道紫宮之分野既不預於人事輒編之於策書故曰刊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其間唯有袁山

松沈約蕭子顯魏收等數家頗覺其非不遵舊例凡所記錄多合事宜寸有所長賢於班馬遠矣已上天

矣已上天

伏羲已降文籍始備逮於戰國其書五車傳之

無窮是曰不朽夫古之所制我有何力而班漢

定其流別編為藝文志論其妄載事等上篇謂

文續漢已還祖述不暇夫前志已錄而後志仍

書篇目如舊頗煩互出何異以水濟水誰能飲

之者乎且漢書之志天文藝文也蓋欲廣列篇

當秦火後遺書
稍出存什一於千
百若不提括其名
後世何考班志自
去可議至於隋
唐宋史傳而不
廢者或因前人
著述或存或亡
代有不同故如
按現生錄之必
未可厚非也

釋易志

勅改作檄

名示存書體而已。文字既少。披閱易周。故雖乘節文而未甚穢累。既而後來繼述。其流日廣。天文則星占月會。渾圖周髀之流。藝文則四部七錄。中經秘閣之輩。莫不各踰三篋。自成一家。史臣所書。宜其輒簡。而近世有著隋書者。乃廣包衆作。勒成二志。騁其繁富。百倍前修。非唯循覆車而重軌。亦復加濶眉以半額者矣。但自史之立志。非復一門。其理有不安。多從公革。唯藝文一體。古今是同。詳求厥義。未見其可。愚謂凡撰

看書者
是一代
傳之可
其類此
一朝作
否元當

前漢五行志
紉
綱實中篇
中所
糾皆中其病

志者。宜除此篇。必不能去。當變其體。近者宋孝王關東風俗傳。亦有墳籍志。其所錄皆鄴下文儒之士。離校之司。所列書名。唯取當時撰者。習茲楷則。庶免譏嫌。語曰。雖有絲麻。無棄管蒯。於宋生得之矣。已上藝文志 按橫雲山人明史稿實用此例

夫灾祥之作。以表吉凶。此理昭昭。不易誣也。然則麒麟闕而日月蝕。鯨鯢死而彗星出。河變應於千年。山崩由於朽壤。又語曰。太歲在丑。乞漿得酒。太歲在巳。販妻鬻子。則知吉凶。速代如盈

縮循環此乃關諸天道不復繫乎人事且周王
决疑龜焦著折宋皇誓衆竿壞幡亡梟止梁師
之營鵬集賈生之舍斯皆妖灾著象而福祿來
鍾愚智不能知晦明莫之測也然而古之國
潤異則書未必皆審其休咎詳其美惡也故證
候相軋有異不為灾見於春秋其事非一洎漢
興儒者乃考洪範以釋陰陽其事也如江璧傳
於鄭客遠應始皇卧柳植於上林近符宣帝門
樞白髮元后之祥柱樹黃雀新都之讖舉夫一

客作

樹改作梓木

樓蜀本作樓

二良有可稱至於蜚蜮蝻蝻震食崩折隕雨霜
電大水無冰其所證明實皆迂闊故當春秋之
世其在於魯也如有旱雩舛候螟螻傷苗之屬
是時或秦人歸祿或毛伯賜命或滕邾入朝或
晉楚來聘皆持此恒事應彼咎徵旻穹垂謫厥
罰安在探賾索隱其可略諸且史之記載難以
周悉近者宋氏年唯五紀地止江淮書滿百篇
彌為繁富作者猶廣之以拾遺加之以語錄况
彼春秋之所記也二百四十年行事夷夏之國

垂易本作事

盡書而經傳集解卷才三十則知其所略蓋亦多矣而漢代儒者羅災青於二百年外討符會於三十卷中安知事有不應於人應人而失其事何得苟有變而必知其垂者哉若乃採前文而改易其說謂王札子之作亂在彼成年春秋成元年二月無水董仲舒以為其時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案今春秋經札子殺召毛事在宣十五年非成夏徵舒之構逆當夫昭代春秋昭公九年公時夏徵舒之構逆當夫昭代陳災董仲舒以為楚嚴王為陳討夏徵舒因滅陳陳之臣子毒恨故致火災案楚嚴王之滅陳在宣十一年如昭九年所滅者乃楚靈王時且莊王卒恭王立恭王卒康王立康王卒夾敖立夾敖卒靈王立

上抄本五

撰作共

相去九五世在五行志上卷中楚嚴作霸荆國始僭稱王春秋桓公三年日有蝕之既京房易傳以為楚嚴稱上無地千里案自武王始僭號歷定成繆三王始至於嚴然則楚之稱王已四世矣何得言嚴始稱哉又魯桓薨後世歷嚴閔厲文宣九五君而楚嚴作霸安有桓三年日食而應之邪高宗諒陰亳都實生

桑穀尚書伊陟相太戊亳有桑穀拱生劉向以應之既獲顯榮怠於政事而國將危亡故桑谷之異見按大成崩其後嗣有仲丁河置里祖乙盤庚凡歷五世始至武丁即高宗是也桑自太成時生非高宗事高又本不都於亳

毅晉悼臨國六卿專政以君事臣董仲舒以為

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時宿在畢晉家象也晉厲公後莫之責大夫六卿遂相與比周專晉國

君還事按春秋成公十二年魯僖末年三桓世官

月丁巳朔日食非是六月魯僖三十年十二月殞霜不殺

殺嫡立庶春秋僖公三十年是時公子遂專權三桓

始世官向又曰嗣君徵失柄來事之象也又釐

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劉向以為釐公末年信

用公子遂專權自恣至於殺君故陰脅陽之象

見釐公不悟遂終專權後二年殺子赤立宣公

按此事乃文公末出不是僖公時也遂即斯皆

東門襄仲赤文公太子即惡也

不憑章句直取胃懷或以前為後以虛為實移

的就箭曲取相諧掩耳盜鍾自云無覺詎知後

生可畏來者難誣者邪又品藻群流題目庶類

謂莒天為國菽為強炒鶩著青色負蠶匪中國

之虫春秋嚴公二十九年有蜚劉歆以為蜚負

女同川澤淫風所生是時嚴公取齊淫女為夫

人既入淫於兩叔故蜚至按負蠶中國所生不

獨出鸚鵒為夷狄之鳥春秋昭公二十三年鸚

南越之禽按鸚鵒中國皆有唯不如斯詭妄不可殫

喻濟水耳事見周官

論而班固就加纂次曾靡銓擇因以五行編而

為志不亦惑乎且每有敘一災推一恠董京之

說前後相反恒公三年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

晉曲沃莊伯殺晉侯京房以向歆之解父子不

同嚴公七年夜中星隕如雨劉向以為夜中者

即中國也劉歆以為晝象夷狄劉向又以為

國年作書至中
國年作書至中
國年作書至中

域生南越劉歆以為盛遂乃双載其文兩存要
暑為所生非自越來也
理言無准的事益煩費豈所謂撮其機要收彼
菁華者乎自漢中興已還迄于宋齊其間司馬
彪臧榮緒沈約蕭子顯相承載筆競志五行雖
未能盡善而大較多實何者如彪之徒皆自以
名慙漢儒才劣班史凡所辯論務守常途既動
遵繩墨故理絕河漢兼以古書從畧求徵應者
難談近史尚繁考祥符者易洽此昔人所以言
有乖越後進所以事不精審也然則天道遼遠

禪竈焉知日蝕不常文伯所對至如梓慎之占
星象趙達之明風角單颺識魏作於黃龍董食
徵晉亂於蒼鳥斯皆肇彰先覺取驗將來言必
有中語無虛發苟誌諸竹帛其誰曰不然若乃
前事已往後來追證課彼虛說成此游詞多見
其老生常談徒煩翰墨者矣子曰蓋有不知而
作之者我無是也包曰時人有穿鑿妄又曰君
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又曰知之為知之不
知為不知是知也嗚呼世之作者其鑿之執談

何容易。駟不及舌。無為強著一言。受嗤千載也。

已上五行志

天文典麻法相表裏
前後占驗各有不同
若竟削之則日食
星及諸災稜皆可
眩而不書字也
吃置辨來者後誰
注也

快心論此

是子去歲後
非此為史者
著此篇

或以為天文藝文。雖非漢書所宜取。而可廣聞見。難為剛削也。對曰。苟事非其限。而越理來書。自可觸類而長。于何不錄。又有要於此者。今可得而言焉。夫圓首方足。含靈受氣。吉凶形於相貌。貴賤彰於骨法。生人之所欲知也。四支六府。痾瘵所纏。苟詳其孔穴。則砭灼無悞。此養生之尤急也。且身名並列。親踈自明。豈可近昧形骸。而

遠求辰象。既天文有志。何不為人形志乎。茫茫九州。言語各異。大漢輜軒之使。譯導而通。足以驗風俗之不同。示皇威之廣被。且事當災運。尤相關涉。爾雅釋物。非無徃例。既藝文有志。何不為方言志乎。但班固綴孫卿之詞。以序刑法。探孟軻之語。用裁食貨。五行出劉向。洪範藝文取劉歆。七畧因人成事。其目遂多。至若許負相經。揚雄方言。並當時所重。見傳流俗。若加以二志。幸有其書。何獨捨諸。深所未曉。歷觀衆史。諸志

帝之都邑紀傳
已詳其原氏族
列傳已具四者
方物任土者詳
之郡國志者理
者折之外國使
者折異類之
類乎若與雜
崇乎不敢知

愚按知幾尚類天
文藝文無闕當代
徒費篇目若於地
利之上再加都邑即
紀載極工不過三
輔友國之類何國
國史重輕且民族
方物名号繁夥
既欲作去劣得
溯其由來羅列
碎恐繁穢更倍
於天文藝文徒好
議人而所見之部
陋乃如此獨不
後人訕笑乎

列名或前畧而後詳或古無而今有雖遍補所
闕各自以為工推而論之皆未得其最蓋可以
為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志二曰氏族志
三曰方物志何者京邑翼翼四方是則千門萬
戶兆庶仰其神威虎踞龍蟠帝王表其尊極兼
復土堦卑室好約者所以安人阿房未央窮奢
者由其敗國此則其惡可以誡世其善可以勸
後者也且宮闕制度朝廷軌儀前王所為後王
取則故齊府肇建誦魏都以立宮代國初遷寫

吳京而樹闕故知經始之義卜揆之功經百王
而不易無一日而可廢也至如兩漢之都咸洛
晉宋之宅金陵魏徙伊瀍齊居漳滏隋氏二世
分置兩都此並規模宏遠名號非一凡為國史
者宜各撰都邑志列於輿服之上金石艸木縞
紵絲枲之流鳥獸虫魚齒革羽毛之類或百蠻
攸稅或萬國是供夏書則編於禹貢周書則託
於王會亦有圖形九牧之鼎列狀四荒之經觀
之者擅其博學聞之者騁其多識自漢氏拓境

無國不賓。則有邛竹傳節。筠醬流味。大宛獻其善馬。條支致其巨雀。爰及魏晉迄于周隋。咸亦遐邇來王。任土作貢。異物歸於計吏。奇名顯於職方。凡為國史者。宜各撰方物志。列於食貨之首。帝王苗裔。公侯子孫。餘慶所鍾。百世無絕。能言吾祖。郊子見師。於孔公不識其先。籍談取誦於姬后。故撰氏本。式辯諸宗。楚置三閭。實掌王族。逮乎晚葉。譜學尤煩。用之於官。可以品藻士庶。施之於國。可以甄別華夷。自劉曹受命。雍豫

此在代字三卷
世社云云想其
詳此字

為宅。世胃相承。子孫蕃衍。及永嘉東渡。流寓揚越。代氏南遷。夷從華夏。於是中朝江右。南北混淆。華壤邊民。虜漢相雜。隋有天下。文軌大同。江外山東。人物殷湊。其間高門貴族。非復一家。郡正州都。世掌其任。凡為國史者。宜各撰氏族志。列於百官之下。蓋自都邑已降。氏族而任。實為志者所宜先。而諸史竟無其錄。如休文宋籍。廣以符瑞。伯起魏篇。加之釋老。徒以不急為務。曾何足云。惟此數條。粗加商畧。得失利害。從可知。

矣。庶夫後來作者擇其善而行之。已上雜志

或問曰：子以都邑氏族方物，宜各續次以志名

篇。夫史之有志，多憑舊說。苟世無其錄，則闕而

不編。此都邑之流，所以不果列志也。對曰：按帝

王建國，本無恒所。作者記事，亦在相時。遠則漢

有三輔典，近則隋有東都記。此書非南則有宋南徐

州記，晉宮闕名。於北則有洛陽伽藍記，鄴都故

事，蓋都邑之事盡在是矣。譜牒之作，盛於中古。

漢有趙父三輔決錄，晉有摯虞氏族記。江左有

兩王百家譜，中原有方思殷格，蓋氏族之事盡

在是矣。自沈瑩著臨海水土，周處撰陽羨土風，

厥類衆夥，諒非一族。是以地理為書，陸澄集而

難盡，水經加注，鄴元編而不窮。蓋方物之事，盡

在是矣。凡此諸書，代不乏作，必聚而為志，奚事

無文。譬夫涉海求魚，登山採木，至於鱗介脩短，

柯條巨細，盡在擇之而已。苟為漁人匠者，何慮

山海之貧罄哉。

若移汝陽伽藍
記入三史
魏收
輩見之
大笑
例也

幸蜀本傳志

史通卷之三

史通卷第四

內篇

論贊

序例

題目

斷限

編次

稱謂

論替第九

春秋左氏傳每有發論假君子以稱之二傳云
公羊子穀梁子史記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讚
荀悅曰論東觀曰序謝承曰詮陳壽曰評王隱
曰議何法盛曰述楊雄曰譔劉昫曰奏袁宏裴

善言者

始男

子野自(姓)顯名皇甫謐葛洪列其所號史官所撰通稱史臣其名萬殊其義一揆必取便於時者則摠歸論著所以辯疑惑釋凝滯若愚智共了固無俟商榷丘明君子曰者其義實在於斯司馬遷殆限以篇終各書一論必理有非要則強生其文史論之煩實萌於此夫擬春秋以成史持論尤宜闊畧其有本無疑事輒誤論以裁之此皆私徇筆端苟銜文彩嘉辭美句寄諸簡冊豈知史書之大體載削之指歸者哉必尋其

漢書

太史公筆力

甚高豈可

洎其味四字抹殺之

每末知

忍笑中

非乃知

得失考其異同子長淡薄無味承祚儒緩不切賢才間出隔世同科狃堅辭惟溫雅理多愜當其尤美者有典誥之風翩翩弈弈良可詠也仲豫義理雖長失在繁富自茲已降流宕忘返大抵皆華多於實理少於文鼓其雄辭誇其儷事必擇其善者則于寶范擘裴子野是其最也沈約臧榮緒蕭子顯抑其次也孫安國都無足採習鑿齒時有可觀若袁彥伯之務歸玄言謝靈運之虛張高論王卮無當曾何足云王劭志在

評得確

所見甚確後來
史家多未識此

簡直言兼鄙野苟得其理遂忘其文觀過知人
 斯之謂矣大唐修晉書作者皆當代詞人遠棄
 史班近宗徐庾夫以飾彼輕薄之句而編為史
 籍之文無異加粉黛於壯夫服綺紈於高士者
 矣史之有論也蓋欲事無重出省文可知如太
 史公曰觀張良貌如美婦人耳項羽重瞳豈舜
 苗裔此則別加他語以補書中所謂事無重出
 者也又如班固贊曰萬石君之為父浣衣君子
 非之主揚孫裸葬賢於秦始皇遠矣此則片言

如約而諸義甚備所謂省文可知也及後來讚
 語之作多錄紀傳之言其有所異唯加文飾而
 已至於甚者則天子操行具諸紀末繼以論曰
 接武前修紀論不殊徒為再列馬遷序傳後歷
 寫諸篇各叙其意既而班固變為詩體號之曰
 述范曄改往述名呼之以贊尋述贊為例篇有
 一章事多者則約之以使少理小者則張之以
 令大名實多爽詳畧不同且欲觀人之善惡史
 之褒貶蓋無假於此然固之總述合在一篇使

從易在作彼

此類自唐史以來
知史非而不更重
出并不復作四言
實自知我後之也

其條貫有序。歷然可閱。蔚宗後書實同班氏。乃各附本事。書於卷末。篇目相離。斷絕失次。而後生作者不悟其非。如蕭李南北史。蕭子顯李百藥大唐新修晉史。皆依范書誤本。篇終有贊。夫每卷立論。其煩已多。而嗣論以贊。為贖彌甚。亦猶文士製碑序。終而續以銘。曰釋氏演法。義盡而宣。以偈言。苟撰史若斯。難與議夫簡要者矣。至若與奪乖宜。是非失中。如班固之深排賈誼。范曄之虛美隗囂。陳壽謂諸葛不逮管蕭。魏收稱爾朱可方伊霍。或言傷其實。或擬非其倫。必備加擊難。則五車難盡。故畧陳梗槩。一言以蔽之。

序例第十

孔安國有云。序者。所以序作者之意也。竊以書列典謨。詩含比興。若不先叙其意。難以曲得其情。故每篇有序。敷暢厥義。降逮史漢。以記事為宗。至於表志雜傳。亦時復立序文。兼史體。狀若子書。然可與誥誓相參。風雅齊列矣。迨華嶠後漢。多同班氏。如劉平江革等傳。其序先言孝道。

次述毛義養親。此則前漢王貢傳體。其篇以四皓為始也。嶠言辭簡質。叙致溫雅。味其宗旨。亦孟堅之亞歟。爰泊范曄。始革其流。遺棄史才。矜銜文彩。後來所作。他皆若斯。於是遷固之道。忽諸微婉之風。替矣。若乃后妃列女。文苑儒林。凡此之流。范氏莫不列序。夫前史所有。而我書獨無。世之作者。以為恥愧。故上自晉宋。下及陳隋。每書必序。課成其數。蓋為史之道。以古傳今。古既有之。今何為者。濫觴肇跡。容或可觀。累屋重

梁

起。無乃太甚。譬夫方朔始為客難。續以賓戲。解

嘲。枚乘首唱七發。加以七章七辨。音辭雖異。旨

趣皆同。此乃讀者所便聞。老生之恒說也。夫史

之有例。猶國之有法。國之無法。則上下靡定。史

之無例。則是非莫官。蓋夫子作經。始發九例。左

氏立傳。顯其區職。科候之辨。彪炳可觀。降及戰

國。迄乎有晉。年逾五百。史體才離。其體屢變。

而斯文。重立九例。

勒成晉紀。鄧孫已下。遂躡其蹤。史例申要。終斯

孟勇七作者

為盛。若沈宋之志序，蕭齊之序錄，雖皆以序為名。其實例也。必定其臧否，徵其善惡。于寶范曄，理切而多功。鄧粲道鸞，詞煩而寡要。子顯雖文場蹇躓，而義甚優長。斯一二家皆序例之美者。夫事不師古，匪說攸聞。苟摸楷曩賢，理非可諱。而魏收作例，全取蔚宗。貪天之功，以為己力。異夫范依政，駿班習子長。攘袂公行，不陷穿窬之罪也。蓋凡例既立，當與紀傳相符。按唐朝晉書例云：凡天子廟號，惟書於卷末。依檢孝武崩後，竟不言廟。曰烈宗。又按百藥齊書例云：人有本字行者，今並書其名。依檢如高慎、斛律光之徒，多所仍舊。謂之仲密、明月。此並非言之難行之難也。及晉齊史例，皆云坤道卑柔，中宮不可為紀。今編同列傳，以戒牝雞之晨。切惟錄皇后者，既為傳體，自不可加以紀名。二史之以后為傳，雖云允愜，而解釋非理。成其偶中，所謂畫蛇而加足，反失杯中酒也。至於題目失據，褒貶多違，斯並散在諸篇，此可得而略矣。

去詞大要但覺
費詞

題目第十一

上古之書有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其次有春秋
尚書檮杌志乘自漢已下其流漸繁大抵史名
多以書記紀略為主後生祖述各從所好沿革
相因循環遞習蓋區域有限莫踰於此焉至孫
盛有魏氏春秋孔衍有隋尚書陳壽王邵曰志
何之元劉璠曰典此又好竒馱俗習舊捐新雖
得稽古之宜未達從時之義推而論之其編年
月日者謂之紀列記傳者謂之書取時斯為最

也夫名以定體為實之賓苟失其途有乖至理

按呂陸二氏

不幸

各著一書惟次篇章不繫時

月此乃子書雜記而皆號曰春秋魚豢姚察著

魏梁二史巨細畢載蕪累甚多而俱勝之以略

考名責實奚其喪歟若乃史傳雜篇區分類聚

隨事立號諒無恒規如馬遷撰皇后傳而以外

戚憑皇后以得名之猶宗室因天子而顯稱若

編皇后而曰外戚傳則書天子而曰宗室紀可

乎班固撰人表以古今為目尋其所載也皆自

喪所與

編字下在右
如字

秦而往。非漢之事。古誠有之。今則安在。子長史記別列八書。孟堅既以漢為書。不可更標書號。改書為志。義在反文。而何氏中興。易志為記。此則貴於革舊。未見其能取新。夫戰爭方殷。雄雌未決。則有不奉正朔。自相君長。必國史為傳。宜別立科條。至如陳項諸雄。寄篇漢籍。董袁羣賊。附列魏志。既同臣子之例。孰辨彼此之殊。惟東觀以平林下江諸人。列為載記。顧後來作者。莫之遵効。逮新晉始以十六國主。特載記表名。可謂擇善而行。巧於師古者矣。觀夫舊史列傳題卷靡恒。文少者則具出姓名。若司馬相如東方朔是也。字煩者惟書姓氏。若母將蓋陳衛諸葛傳是也。必人多而姓同者。則結定其數。若二袁四張二公孫傳是也。如此標格。足為詳審。至范曄舉例。始全錄姓名。歷短行於卷中。叢細字於標外。其子孫附出者。注於祖先之下。乃類俗之文。按孔目藥艸經方。煩碎之至。孰過於此。切以周易六爻。義存象內。春秋萬國。事具傳中。讀者

此何言而繁
致漫況子孫附見
者若不注則其
下何能一覽瞭然

謂擇善而行。巧於師古者矣。觀夫舊史列傳題卷靡恒。文少者則具出姓名。若司馬相如東方朔是也。字煩者惟書姓氏。若母將蓋陳衛諸葛傳是也。必人多而姓同者。則結定其數。若二袁四張二公孫傳是也。如此標格。足為詳審。至范曄舉例。始全錄姓名。歷短行於卷中。叢細字於標外。其子孫附出者。注於祖先之下。乃類俗之文。按孔目藥艸經方。煩碎之至。孰過於此。切以周易六爻。義存象內。春秋萬國。事具傳中。讀者

此誠可笑
此誠可嘆
人所共

研尋篇終自曉何必開帙解帶便令照然滿目也。自茲已降多師蔚宗魏收因之則又甚矣。其有魏世隣國編於魏史者於其人姓名之上又列之以邦域申之以職官。至如江東帝王則云僭晉司馬叡島夷劉裕河西酋長則云私置涼州牧張寔私署涼王李暉。此皆篇中所具。又於卷首具列必如收意使其撰兩漢書三國志題諸盜賊傳亦當云僭西楚項羽偽寧朔王魏囂。自餘陳涉張步劉璋袁術其位號皆一一具言。

無所不盡也。蓋法令滋章古人所慎。若范魏之裁篇目可謂滋章之甚者乎。苟忘彼大體好炫小數難與議夫婉而成章一字以為褒貶者矣。

斷限第十二

夫書之立約其來尚矣。如尼父之定虞書也以舜為始。而云粵若稽古帝堯。丘明之傳魯史也以隱為先。而云惠公元妃孟子。此皆正其疆里開其首端。因有沿革遂相交。互事勢當然。非為濫軼也。過此已往可謂狂簡不知所裁者焉。夫

此亦有異於
特因舊文
多明述出
新耳
堯典或於堯時
故名堯書非以
舜為始也且夫子
刪書皆因舊文

典左氏之先經起
事心不類

隋去之仰包梁代
者以梁陳考周本
書皆考去故後人

當時作者誰
似逾限今日心
賴有此耳

魏武後始於
討卓故入傳首
與趙高之微有
不同

城以內諫不

馬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若漢書之立表志其
殆侵官離局者乎考其濫觴所出起乎司馬氏
按馬記以史制名班書持漢標目史記者載數
千年之事無所不容漢書者紀十二帝之時有
限斯極固既分遷之記判其去取紀傳所存惟
留漢目表志所錄乃盡犧年舉一反三豈不若
是膠柱調瑟不亦繆歟但固之踏駁既往不諫
而後之作者咸習其迷宋史則上括魏朝隋書
則仰包梁代求其所書之事得十一於千百一

成其例莫之敢移永言其理可為歎息當魏武
乘時撥亂電掃羣雄鋒鏑之所交網羅之所及
者蓋惟二袁劉呂而已各進鴛行弒燃臍就戮
摠關王室不涉霸圖而陳壽國志引居傳首夫
漢之有董卓猶秦之有趙高昔東令之誅既不
列于漢史何太師之斃遂獨刊於魏書乎兼復
滅洪陶謙劉虞孫贛生於季末自相吞噬其於
曹氏也非唯理異犬牙固亦事同風馬漢典所
具而魏冊仍編豈非流宕忘歸迷而不悟者也

郭延年評云
紀若不善子
嬰師之何以
關是或成可
以指得夫也親
昔不錄高歡
神武何傳又
實是誤書
可以置而
也恐是誤錄

亦有一代之史上下相交若已見它記則無宜
重述故子嬰降沛其詳取驗於秦紀伯符死漢
其事斷入於吳書沈錄金行上羈劉主魏刊水
運下列高王惟蜀與齊各有國史越次而載孰
曰依宜自五胡稱制四海殊宅江左既承正朔
斥彼魏胡故互相有錄索虜成傳魏本出於雜
種竊亦自號真君其史黨附本朝思欲凌駕前
作遂乃南籠典午北吞諸偽比於群盜盡入傳
中但當有晉元明之時中原秦趙之代元氏膜

拜稽首自同臣妾而反列之於傳何厚顏之甚
耶又張李諸姓據有涼蜀其於魏也校年則前
後不接論地則參商有殊何預魏氏而橫加編
載夫尚書者七經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學者
必先精此書次覽羣籍譬夫行不由徑非所聞
焉修國史者若旁採異聞用成博物斯則可矣
如班書地理志首遂全寫禹貢一篇降為從書
持續前史蓋以水濟水床上施床徒有其煩竟
無其用豈非惑乎昔春秋諸國賦詩見意左氏

史通
卷之四
所載惟錄其章名。如地理為書論自古風俗。至於夏世。宜云禹貢已詳。何必重述古文。益其辭費也。若夷狄本係種落所興。壯貊起自淳維。南蠻出於盤瓠。高句麗以驚橋獲濟。吐谷渾因馬鬪徙居。諸如此說者。求之歷代。何書不有。而作之者。曾不知前撰已著。而後修宜輟。遂乃百世相傳。一字無改。蓋駢指在手。不加力於千鈞。附贅居身。非廣形於七尺。為史之體。有若於斯。苟濫引它事。豐其部帙。以此稱博。異乎吾黨之所聞。陸士衡有云。雖有愛而必捐。善哉斯言。可謂達作者之致矣。夫能明彼斷限。定其折中。歷選自古。惟蕭子顯近諸。然必謂都無其累。則吾未許也。

編次第十二

昔尚書記言。春秋記事。以日月為遠近。年世為前後。用使閱之者。鴈行魚貫。皎然可尋。至馬遷始錯綜成篇。區分類聚。班固踵武。仍加祖述。於其間。則有統體不一。名目相違。朱紫以之混淆。

龜策傳乃諸先生所補使太史公自作決不如此

冠履於焉顛倒。蓋可得而言者矣。尋子長之列傳也。其所編者。惟人而已矣。至於龜策異物。不類肖形。而輒與黔首同科。俱謂之傳。不其恠乎。且龜策所記。全為志體。向若與八書齊列。而定以書名。庶幾物得其朋。同聲相應者矣。孟堅每一姓有傳。多出附餘。觀其事跡尤異者。則分入它部。故博陸去病。昆弟非復一篇。外戚元后。婦姑分為二錄。至如元王受封於楚。至孫戍而亡。按其行事。所載甚寡。而能獨載一卷者。實由向

書言本作曰
遠言本作建

歆之助耳。但交封漢始。地啓列藩。向居劉末。職才卿士。昭穆既疎。家國又別。適使分楚。王子孫於高惠之世。與夫荆代。並編析劉。向父子於元成之間。與玉京共列。方於諸傳。不亦類乎。又自古王室。雖微天命。未改故臺。名逃債尚。書周王君未繫頸。且云秦國况神。璽在握。火德猶存。而居攝逮年。不編平紀之末。孺子主祭。咸書葬傳之中。遂令漢餘數歲。湮沒無覩。求之正朔。不亦厚誣。當漢氏之中興也。更始升壇。改元寒暑三

聖公與光武
歸高邑兄亡弟及
歷數相承作者乃抑聖公於
傳內登文叔於紀首事等躋僖位先不密夫東
觀秉筆容或諱於當時後來所修理當刊革者
也蓋逐免爭捷瞻烏靡定群雄僭盜為我駟除
是以史傳所分真偽有別陳勝項籍見編於高
祖之後隗囂孫述不列於光武之前而陳壽蜀
書首標二牧次列先主以繼焉璋豈以蜀是偽
朝遂乃不遵恒例但鵬鷄一也何大小之異哉

愚按聖公與光武
俱非宗子特因
莽末人心思漢
一時為中擁立而
無人君之度不徒
撥亂反正光復舊
業以致兵敗身亡
光武雖嘗北面實
與平世繼侍守文
者不同故綱目不

斥其名與未成
君一例今云兄
也弟及欲改傳
為紀列於光武
之前可謂執一
而不通者矣

易世祖稱臣北面誠節不虧既而兵敗長安祚
歸高邑兄亡弟及歷數相承作者乃抑聖公於
傳內登文叔於紀首事等躋僖位先不密夫東
觀秉筆容或諱於當時後來所修理當刊革者
也蓋逐免爭捷瞻烏靡定群雄僭盜為我駟除
是以史傳所分真偽有別陳勝項籍見編於高
祖之後隗囂孫述不列於光武之前而陳壽蜀
書首標二牧次列先主以繼焉璋豈以蜀是偽
朝遂乃不遵恒例但鵬鷄一也何大小之異哉

春秋嗣子諒闇未踰年而廢者既不成君故不
別加篇目是以魯公十二惡視不預其流及秦
之子嬰漢之昌邑咸亦因胡亥而得記附孝昭
而獲聞而吳均齊春秋乃以鬱林為紀事不師
古何滋章之甚與觀梁唐二朝撰齊隋兩史東
昏猶在而遽列和年煬帝未終而已編恭紀原
其意旨豈不以和為梁王所立恭乃唐氏所承
所以黜永元而尊中興顯義寧而隱大業苟欲
取悅當代遂乃輕侮前朝行之一時庶叶權道

播之千載未為格言。前陳師之一執熱如...
尋夫本紀所書列傳仍顯表志異體必不相涉。
舊史以表志之帙分於紀傳之間降及蔚宗肇
加釐革沈魏繼作相與因循既而子顯齊書穎
達隋史不依范類重遵班法蓋擇善而行何有
遠近聞義不徙是吾憂也若乃先黃老而後六
經後外戚而先夷狄老子與韓非並列賈誦將
荀彘同編孫弘傳讚宜居宣武紀末宗廟迭毀
枉入玄成傳終如斯舛繆不可勝紀今畧其尤

宗廟迭毀議自
當入郊祀去中
班氏未及釐正耳

甚者耳故不復一一而詳之

稱謂第十四

孔子曰唯名不可以假人又曰名不正則言不
順必也正名乎是知名之折中君子所急况復
列之篇籍傳之不朽者耶昔夫子修春秋吳楚
稱王而仍舊曰子此則褒貶之大體為前修之
楷式也馬遷撰史記項羽僭盜而紀之曰王此
則真偽莫分為後來所惑者也自茲已降訛謬
相因名諱所施輕重莫等至如更始中興漢室

謂更始為中興且云
麻敷所在三足童
子思亦不信

君星歷勢北
重所知
朱子六經豈班班

光武所臣雖事業不成而歷數終在班范二史
皆以劉玄為目不其慢乎古者二國爭盟晉楚
並稱侯伯七雄力戰齊秦俱曰帝王其間雖勝
負有殊大小不類未聞勢窮者即為匹庶力屈
者乃成寇賊至於近古則不然當漢氏云亡天
下鼎峙論王道則曹逆而劉順語國祚則魏促
而吳長但以地處函夏人傳正朔度長挈大魏
實居多若方之於七國亦猶秦繆楚莊與文襄
而並霸蜀昭烈王可比秦繆公逮作者之書事

吳大帝可比楚莊王

愚按諸胡中如劉氏
乃司馬氏不共戴天
之辭也石趙苻秦以
下皆我朝遺種冠
亂相仍此諸虜盜
何害至公必款晉
代臣子崇安位号
於義大傷可謂
失言矣

也。乃沒吳蜀號謚呼權備姓名。謂魚豢方於魏
邦懸隔頓爾懲惡勸善其義安歸續以金行版
蕩戎羯稱制各有國家實同王者晉世臣子黨
附君親嫉彼亂華比諸群盜此皆苟徇私忿忘
夫至公自非坦懷愛憎無以定其得失至蕭方
等始存諸國名謚僭帝者皆稱之以王此則趙
猶人君加以王號杞用夷禮貶同子爵變通其
理事在合宜小道可觀見於蕭氏者矣古者天
子廟號祖有功而宗有德始自三代迄于兩漢

史通

卷之四

十四

五三

史記子列可矣
其人尚論而曰云
若德于義事安

虛之又改作實
田評云當時實有是稱
史目六難降殿愚按
此當存法紀中必交
不稱可也
倫易老作倫

名實相允。今古共傳。降及曹氏。祖名多濫。必無
慚德。其惟武王。故陳壽國志獨呼武曰祖。至於
文明。但稱帝而已。自晉已還。竊號者非一。如康
穆兩帝。劉蕭二朝。梁簡文兄弟。兼為孝元帝也齊武成
昆季。兼言宣也斯或承家之僻王。或五國之庸主。
不謚虛謬。為幸已多。猶曰祖宗。孰云其可。而史
臣載削。曾無辨明。每有附書。必存廟號。何以申
勸沮之義。杜偷濫之源者乎。又位乃人臣。跡參
王者。如周之曹父。季歷。晉之仲達。師昭。追尊建

名。比諸天子可也。必若當塗所出。宦官。携養。帝
跡。徒加人望。不愜。故國志所錄。無異匹夫。應書
其人。直云皇之祖考而已。至如元氏。起於沙朔。
其君乃一部之酋長耳。道武追崇所及。凡二十
八君。自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而魏書序紀。襲其
虛號。生則謂之帝。死則謂之崩。何異沐猴而冠。
腐鼠稱璞者矣。夫歷觀自古。稱謂不同。緣情而
作。本無定準。至若諸侯。無謚者。戰國已上。謂之
今王。天子見出者。漢魏已後。謂之少帝。周衰有

公作點

共和之相。楚殺有邾。教之主。趙佗而曰尉佗。英布而曰黥布。豪傑則平林新市。寇賊則黃巾赤眉。園綺友朋。共云四皓。奮建父子。都稱萬石。皆此諸名出於當代。史臣編錄。無復弛張。蓋取叶隨時。不藉稽古。及後來作者。頗慕斯流。亦時採新名。務列成篇題。第音若王晉之十士寒雋。沈宋之二凶索虜。即其事也。唯魏收遠不師古。近非因俗。自我作故。無所憲章。其撰書也。乃以平陽王為出帝。司馬氏為僭晉。桓劉已下。通曰島夷。夫其諱齊。則輕抑關右。黨魏則深誣江外。愛憎出於方寸。與奪由其筆端。語必不經。名惟駭物。昔漢世原設大修墳墓。乃開道立表。署曰南陽阡。欲以繼跡京兆。齊敬曹尹。而人莫之肯從。但云原氏阡而已。故知事非允當。難以遵行。如收之苟立詭名。不依故實。難復形諸竹帛。終罕傳於諷誦也。抑又聞之。帝王受命。歷數相承。雖舊君已沒。而致敬無改。豈可等之凡庶。便書之以名者乎。近代文章。實同兒戲。有天子而稱諱者。若姬滿劉

增從孫本

名不虛

難亦難
形宗本印
印字利同
罕作廢

代文章實同兒戲有天子而稱諱者若姬滿劉

賢為大司馬伍宗
三公上云婉變下稱
董公正班氏之微
詞利子殆未亡也
去也

極作忽

王曾七作正

其作且

史通有述夫而不... 莊之類是也。史論立言理當雅正。如班述之叙

聖卿也。而曰董公惟亮。范贊之言李膺也。曰隗

王得士。習談漢主。則謂昭烈為玄德。習氏漢晉春秋以蜀

為正統。其編敘事皆謂蜀先主為玄德。裴引魏室。則

曰文帝為曹丕。夫以淫亂之臣。摠隱其諱。淫謂

隗謂王。朔之後。乃呼其名。意好奇而輒為文。董賢

韻而便作。班固哀紀贊曰婉亦董公惟亮天水

用捨之道。其例無恒。但近代為史通多。此失上

才猶其若是。而况中庸者乎。今畧舉一隅以存

標格云爾

史通卷第四

史通卷第五

內篇

採撰

載文

補注

因習上

因習下

採撰第十五

此篇所評皆
是組織之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是知史文有缺其來尚
矣自非博雅君子何以補其遺逸者哉蓋珍裘
以衆腋成溫廣廈以羣材合構自古探穴藏山
之士懷鈆握鋌之客何嘗不徵求異說採摭羣

言然後能成一家傳諸不朽觀夫丘明授經立傳廣包諸國蓋當時有周志晉乘鄭書楚杌等篇遂乃聚而編之混成一錄向使專憑魯策獨詢孔氏何以能殫見洽聞若斯之博也馬遷史記採世本國語戰國策楚漢春秋至班固漢書則全同太史自太初已後又雜引劉氏新序說苑七畧之辭此皆當代雅言事無邪僻故能取信一時擅名千載但中古作者其流日煩雖國有冊書殺青不暇而百家諸子私存撰錄寸有所長實廣聞見其失之者則有苟出異端虛益新事至如禹生啓石伊產空桑海客乘槎以登漢姮娥竊藥以奔月如斯踳駁不可殫論固難以汗南董之片簡霑班擘之寸札而嵇康高士傳好聚七國寓言玄晏帝王紀多採六經圖讖引書之誤其萌始於此矣至范曄增損東漢一代自謂無慙良直而王喬鳧履出於風俗通左慈羊鳴傳於抱朴子朱紫不別穢莫大焉沈氏著書好誣先代於晉則故造奇說在宋則多出

同矣

所長實廣聞見其失之者則有苟出異端虛益新事至如禹生啓石伊產空桑海客乘槎以登漢姮娥竊藥以奔月如斯踳駁不可殫論固難以汗南董之片簡霑班擘之寸札而嵇康高士傳好聚七國寓言玄晏帝王紀多採六經圖讖引書之誤其萌始於此矣至范曄增損東漢一代自謂無慙良直而王喬鳧履出於風俗通左慈羊鳴傳於抱朴子朱紫不別穢莫大焉沈氏著書好誣先代於晉則故造奇說在宋則多出

謗言前史所載已譏其謬矣而魏收黨附北朝尤甚南國承其詭妄重加誣語遂云司馬獻出

於牛金王邵沈約晉書造奇說云瑯琊國姓牛者與夏侯妃私通生申宗因遠敘宣帝

以毒酒煞牛金子也宋孝王曰收收以此乃云司馬獻

年全不相干按前史尚如劉駿上滎路氏沈約

此誤况後史編錄者耶曰孝武於路太后處寢息時人多有議魏書因云駿蒸其母路氏魏毅播於甌越也可謂

助桀為虐幸人之災尋其生絕胤嗣死遭割斷

蓋亦陰過之所致也晉世雜書諒非一族若語

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之徒其所載或恢諧小

晉書固然南
北史亦在焉
不免此病

辨或神鬼恠物其事非聖楊雄所不觀其言亂

神宣尼所不語唐朝所撰晉史多採以為書夫

以于鄧之所糞除王虞之所糠粃以為逸史用

補前傳此何異魏朝之撰皇覽梁世之修通畧

務多為美聚博為功雖取悅小人終見嗤於君

子矣夫郡國之記譜謀之書務欲矜其州里誇

其氏族讀之者安可不練其得失明其真偽者

乎至如江東五雋始自會稽典錄潁川八龍出

於荀氏家傳而修晉漢史者皆徵彼虛譽定為

實錄苟不別加研覈何以詳其是非。又訛言難信。傳聞多失。至如曾參殺人。不疑盜嫂。翟義不死。諸葛猶存。此皆得之於行路。傳之於衆口。儻無明白。其誰曰然。故蜀相薨於涓濱。晉書稱嘔血而死。魏君崩於馬圈。齊史云中矢而亡。沈炯薦書。河北以為王章。魏收草檄。關西謂之邢邵。夫同說一事。而分為兩家。蓋言之者彼此有殊。故書之者是非無定。況古今路阻。視聽壤隔。而談者或以前為後。或以有為無。涇渭一亂。莫之

傳聞失實記載
多証

能辨。而後來穿鑿。喜出異同。不憑國史。別訊流俗。及其記事也。則有師曠將軒轅。並世公明。與方朔同時。堯有八眉。夔唯一足。烏白馬角。救燕丹而免禍。犬吠鷄鳴。逐劉安以高蹈。此之乖濫。徃徃有旃。故作者惡道聽途說之違理。街談巷議之損實。觀夫子長之撰史記也。殷周已徃。採彼家人。安國之述陽秋也。梁益舊事。訪諸故老。夫以芻蕘鄙說。刊為竹帛。正言而輒欲與五經方駕。三志競爽。斯亦難矣。嗚呼。逝者不作。冥漠

九泉毀譽所加遠誣千載異辭疑事學者宜善思之

載文第十六

夫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觀乎國風以察興亡是知文之為用遠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載於周詩懷襄不道其惡存於楚賦讀者不以吉甫奚斯為諂屈平宋玉為謗者何也蓋不虛美不隱惡故也是則文之將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駕南董俱稱良直者矣爰洎中葉文體大

御評

變樹理者多以詭妄為本飾辭者務以淫麗為宗譬以女工之有綺縠音樂之有鄭衛蓋語曰不作無益害有益至如史氏所書固當以正為主是以虞帝思理夏后失御尚書載其元首禽荒之歌鄭莊至孝晉猷不明春秋錄其大隧狐喪之什其理獯而切其文簡而要足以懲惡勸善觀風察俗者矣若馬卿之子虛上林楊雄之甘泉羽獵班固兩都馬融廣成喻過其體詞沒其義繁華而失實流宕而忘返無裨勸獎有長

愚按功百賦一子
雲固之言之所
以載入者為鴻
篇鉅製煇赫
人間不容沒耳
東漢上朝又不
為馬揚史家

史通

詩而存之所當
酌雍者必

多言世後世
通變身子
而不敢
抑致政而
實多事
其進退
之矣

最按魏志子桓
受禪以安注所
歸法功進之文
考之則亦非所
別實多不當
一既識之也

史通

卷之五

五

奸詐而前後史漢皆書列傳不其謬乎且漢代
詞賦雖云虛矯自餘它文大抵猶實至於魏晉
已下則偽繆雷同推而論之其失有五一日虛
設二曰厚顏三曰假手四曰自戾五曰一槩何
者大道為公以能而授故堯咨爾舜舜以命禹
自曹馬已降其取之也則不然若乃上出禪書
下陳讓表其間勸進殷勤敦諭重沓跡實同於
莽卓言乃類於虞夏且始自納陛迄于登壇彤
弓盧矢新君膺九命之錫白馬侯服舊主蒙三

恪之禮徒有其文竟無其事所謂虛設也古者
兩軍為敵二國爭雄自相稱述言無所隱何者
國之得喪如日月之蝕焉非由飾辭矯說所能
掩蔽也逮於近古則不然至如曹公歎蜀主之
英畧曰劉備吾儔周帝羨齊宣之強盛云高歡
不死或移都以避其鋒或斷冰以防其渡及其
申誥誓降移檄便稱其智昏救麥識昧玄黃列
宅建都若鷓鴣之巢葦臨戎賈勇猶螳螂之拒
轍此所謂厚顏也古者詔命皆人主所為故漢

漢武猶使司馬
相如示草後代
皆然又司黃印

夫言上有為
字

此是入君用人
不定言語反
西漢各立朝廷
無因史道史家
之取止有不取
其字而已

此類在史家心惟
慎載其辭無涉

光武時第五倫為督鑄錢掾見詔書而歎曰此
聖主也一見決矣至於近代則不然凡有詔勅
皆責成羣下但使朝多文士國富辭人肆其筆
端何事不錄是以每發璽誥下綸言申惻隱之
渥恩叙憂勤之至意其君雖有反道敗德惟頑
與暴觀其政令則辛癸不如讀其詔誥則勛華
再出此所謂假手也天子無戲言苟言之有失
則取尤天下故漢光武謂龐萌可以託六尺之
孤及聞其叛也乃謝百官曰諸君得無笑朕乎

是知褒貶之言哲王所慎至於近代則不然凡
百具寮王公卿士始有褒崇則謂其珪璋特達
善無可加旋有貶黜則斗筭不才罪不容責夫
同為一士之行同取一君之言愚智生於倏忽
是非變於俄頃帝心不一皇鑒無恒此所謂自
戾也夫國有否泰世有污隆作者形言本無定
準故觀猗歟之頌而驗有殷方興觀魚藻之刺
而知宗周將殞至於近代則不然夫談主上之
聖明則君盡三五述宰相之英偉則臣皆二八

國止方隅而言併吞六合福不盈時而稱感致百靈雖人事屢改而文理無易故善之與惡其說不殊欲令觀者疇為準的此所謂一槩也於

是考茲五失以尋文義雖事皆形似而言必憑虛夫鏤冰為鐸不可得而用也畫地為餅不可得而食也是以行之於世則上下相蒙傳之於後則世人不信而世之作者復不之察聚彼虛說編而次之初自起居成於國史連章畢錄一字無廢非復史書更成文集若乃類選衆作求

張本作歷

宋本作疏

其穢累王沉魚秦是其甚焉裴子野何之元抑

張本作未

其次也陳壽于寶頗從簡約猶時載浮訛罔盡

諸

機要唯王劭撰齊隋二史其所取也文皆諳實

理多可信至於悠悠飾詞皆不之取此實得去

邪從正之理捐華撫實之義也蓋山有木工則

度之况舉世文章豈無其選但苦作者書之不

讀耳至如詩有韋孟諷諫賦有趙壹嫉邪篇則

賈誼過秦論則班彪王命張華述箴於女史張

載題銘於劍閣諸葛表主以出師王昶書家以

趙壹嫉邪是詩
非則其詞實不
必錄

不言董子而舉
是錯何也

誠子劉向谷永之上疏晁錯李固之對策荀伯
子之彈文山巨源之啓事此皆言成軌則為世
龜鏡求諸歷代往往而有苟書之竹帛持之不
刊則其文可與三代同風其事可與五經齊列
古猶今也何遠近之有哉昔夫子修春秋別是
非申黜陟而賊臣逆子懼允今為史而載也苟
能撥浮華採真實亦可使夫彫虫小技者聞義
而知徙矣此乃禁淫之隄防持雅之管轄允為
載削者可不務乎

補註第十七

紀存紀

昔詩書既成而毛孔立傳傳之時義以訓詁為
主亦猶春秋之傳配經而行也降及中古始名
傳曰注蓋傳者轉也轉授於無窮注者流也流
通而靡絕惟此二名其歸一揆如韓戴服鄭鑽
仰六經裴李應晉訓解三史開導後學發明先
義古今傳授是曰儒宗既而史傳小書人物雜
記若繫虞之三輔决録陳壽之季漢輔臣周處
之陽羨土風常據之華陽士女文言美辭列於

作題此為是

史通卷之五
 章句委曲。叙事存於細書。此之注釋。異夫儒士者矣。次有好事之子。思廣異聞。而才短力微。不能自達。庶憑驥尾。千里絕羣。遂乃掇衆史之異詞。補前書之所闕。若裴松之。三國志。陸澄。劉昭。兩漢書。劉彤。晉紀。劉孝標。世說之類是也。亦有躬為史臣。手自刊削。雖志存該博。而才闕倫叙。除煩則意有所悵。畢載則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楛。列為子注。若蕭大圜。淮海亂離志。楊銜之。洛陽伽藍記。宋孝王。關東風俗傳。王邵。齊志之

類是也。推其得失。求其利害。少期集注。國志以廣承祚所遺。而喜聚異同。不加刊定。恣其擊難。坐長煩蕪。觀其書成。表獻自比。蜜蜂兼採。但耳苦不分。難以味同。萍實者矣。陸澄所注。班史多引。司馬遷之書。若乃此缺一言。彼增半句。皆採摘成注。標為異說。有昏耳目。難以披覽。切惟范擘之刪。後漢也。簡而且周。踈而不漏。蓋云備矣。而劉昭採其所捐。以今稱之。皇甫謐全錄斯語。載於高士傳。夫孟堅安年代懸隔。至今之說。豈

此下與王損仲
 本大異 王本
 自皇有溢以下五
 未註在因習上篇

可固云。夫班之習馬。其非既如彼。謚之承固。其失又如此。迷而不悟。奚其甚乎。何法盛中興書。劉隗錄稱其議獄事。具刑法志。依檢志內。了無其說。既而臧氏晉書。梁朝通史。於大連之傳。並有斯言。志亦無文。傳乃虛述。此又不精之咎。同於玄晏也。尋班馬之列傳。皆具編其人姓名。如行狀。尤相似者。則共歸一稱。若刺客日者。儒林循吏是也。范曄既移題目於傳首。歷姓名於卷中。而猶於列傳之下。注為列女高隱等目。苟姓名既書。題目又顯。是鄧禹寇恂之首。當署為公輔者矣。岑彭吳漢之前。當標為將帥者矣。觸類而長。實繁其徒。何止烈女孝子高隱獨行而已。魏收著書。標榜南國。桓劉諸族。咸曰島夷。是則自江東西。盡為卉服之地。至於劉昶沈文秀等。傳叙其爵里。則不異諸華。劉裕等傳皆云丹徒人也。沈文秀等傳則云吳興。豈有君臣共國。父子同姓。闔閭季札。便致土風之殊。孫策虞翻。仍效夷夏之隔。求諸徃例。所未聞也。當晉宅江淮。實膺正朔。嫉彼羣雄。

名既書。題目又顯。是鄧禹寇恂之首。當署為公輔者矣。岑彭吳漢之前。當標為將帥者矣。觸類而長。實繁其徒。何止烈女孝子高隱獨行而已。魏收著書。標榜南國。桓劉諸族。咸曰島夷。是則自江東西。盡為卉服之地。至於劉昶沈文秀等。傳叙其爵里。則不異諸華。劉裕等傳皆云丹徒人也。沈文秀等傳則云吳興。豈有君臣共國。父子同姓。闔閭季札。便致土風之殊。孫策虞翻。仍效夷夏之隔。求諸徃例。所未聞也。當晉宅江淮。實膺正朔。嫉彼羣雄。

子不為庶項羽
欲尊十六國
女識見偏交

史通 卷之五
稱為僭盜故阮氏七錄以田范裴段諸記劉石
符姚等書別矧一名題為偽史及隋氏受命海
內為家國靡愛憎人無彼我而世有撰隋書之
經籍志者其流別羣書還同阮錄按國之有偽
其來尚矣如杜宇作帝勾踐稱王孫權建鼎峙
之業蕭答為附庸之主而楊雄撰蜀紀子貢著
越絕虞裁江表傳蔡述後梁史考斯衆作咸是
偽書自可類聚相從合成一部何止取東晉一
世十有六家而已乎夫王氏將崩霸國云構必

有忠臣義士捐生殉節若乃韋耿謀討曹武欽
誕問罪馬文而魏晉史臣書之曰賊此乃迫於
當世難以直言至如荀濟元瑾蘭摧於李靖之
末王謙尉廻玉折於宇文之季而季刊齊史顏
述隋篇時無逼畏事須矯枉而皆仍舊不改謂
數君為叛逆書事如此褒貶何施昔漢代有修
奏記於其府者遂盜葛龔所作而進之既其錄
它文不知改易名姓時人謂之曰作奏雖工宜
去葛龔及邯鄲氏撰笑林載之以為口實嗟乎

史通 卷之五
歷觀自古此類尤多其有宜去而不去者豈直
葛龔而已何事於斯獨致解頤之誚也凡為史
者苟能識事詳審措辭精密舉一隅以三隅反告
諸往而知諸來庶幾可以無大過矣

因習上第十八

此篇終有缺文不可考矣

古者諸侯並爭勝負無懼而他善必稱己惡不
諱逮乎近世無聞至公國自謂為我長家相謂
為彼短至如朝廷貴臣必父祖有傳考其行事
皆子孫所為而訪彼流俗詢諸故老事有不同

言多爽實而魏收以元氏出於邊裔見侮諸華
遂高自標舉比夷朝於姬漢之國曲加排抑同
建業於蠻貊之邦夫以敵國相讎交兵結怨載
諸移檄用可致誣列諸緇素寔為妄說苟未達
此義安可言於史耶張晏云遷歿後亡龜史職
故災祥靡聞按黃氣見於梯歸群鳥墮於江水
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史官不
置此事安得從而書之蓋由父辱受髡故加茲
謗議者也

按史通十卷舊本定為三十八篇篇繫一事
惟因習分為上下篇上篇舊稱文缺今本存
三十七篇比因訂正曲筆鑒識二篇錯簡乃
類為一篇以還之於此未必其本書也而文
亦煩綴矣知幾之為此書也高自標致嘗謂
國史以叙事為工叙事以簡為主故自子長
丘明而上皆涉抨彈然此書之冗長亦不少
矣笑前人之未工亡已事之已拙嗚呼修辭
之難也如此深謹記

因習下第十九

亦曰邑里

昔五經諸子廣書人物雖氏族可驗而邑里難

詳逮太史公始革茲體惟有列先述太至於國

有弛張鄉有併省隨時而載用明審實按夏侯

孝若撰東方朔贊云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魏

書安中分厭次為樂陵郡故又為郡人焉夫以

身沒之後地名改易猶復追書其事以示後來

則知在生之前故宜詳錄者矣異哉晉氏之有

天下也自雒陽蕩覆衣冠南渡江左僑立州縣

邑里之目
尚書

不存桑梓由是斗牛之野郡有徐雍吳越之鄉
州編冀豫欲使南北不亂淄澠可分得乎繫虛
名於本土者雖百代無易既而天長地久文軌
大同州郡則廢置無恒名目則古今各異而作
者為人立傳每云某所人也其地皆取舊號施
之于今近代史為王氏傳云瑯琊臨沂人為李
氏傳曰隴西成紀人之類也非唯王李
二族久離本郡亦自當時無此郡縣皆是晉魏已前舊名號欲求實錄不亦
難乎且人無定所因地而化生于荆者言皆成
楚居于晉者隘便從黃涉魏而東已經七葉歷

江而左非唯一世而猶以本國為是此鄉為非
是則孔父里于平昌陰氏家于新野而系纂微
子源承管仲乃為齊宋之人非曰魯鄧之士求
諸自古其義無聞時修國史予被配纂李義琰傳琰
家于魏州昌樂已經三代因
云義琰魏州昌樂人也監修者大笑以為深乖
史體遂依李氏舊望致為隴西成紀人既言不
見從故有且自世重高門人輕寒族竟以姓望
此說所出邑里相矜若仲遠之尋鄭玄先云汝南應
邵文舉之對曹操自謂魯國孔融是也爰及近
古其言多偽至於碑頌所勒茅土定名虛引他

傳琰

邦冒為已邑。若乃稱袁則飾之陳郡。言杜則係之京邑。姓卯金者。咸曰彭城氏。未女者。皆云鉅鹿。今有姓卯者。姓弘者。以犯國諱。皆改為李氏。如斯則真姓者。斷可知矣。又今西域胡人多有姓明及早者。如加五等爵。或稱平原公。或號東平子。為明氏。出於平。故也。夫邊夷雜種。尚為明氏。則諸夏士流。固無慚德也。在諸史傳。多與同風。如隋史牛弘傳云。安定鶉觝也。本牛弘。唐史謝偃傳云。本姓庫汗。此乃尋流俗之氏。續謂之陳郡謝偃。並其類也。此乃尋流俗之常談。志著書之舊躰矣。又近世有班秩不著姓者。始以州壤自標。若楚國龔遂。漁陽趙壹是也。

平作早

至於名位既隆。則不從此列。若蕭何。鄧禹。賈誼。董仲舒是也。觀周隋二史。每述王度諸事。高楊。數公公。必云瑯琊王褒。新野庾信。弘農楊素。渤海高頻。以此成言。豈曰省文。從而可知也。凡此諸失。皆由積習相傳。寢以成俗。迷而不返。蓋語曰。難與慮始。可樂成。夫以千載遵行。持為故事。而一朝糾正。必驚愚俗。此莊生所謂安得忘言之人。而與之言。斯言已得之矣。庶知音君子。詳其失者焉。

其夫者

之人而與之言其言曰

而一勝於五必謂愚谷

曰職

謂夫者由

其高

幾

重

史通卷之五
丁卯年秋後七日
新校收書本



三才圖會

程